《母亲》

片头一位眼神涣散的女人跌跌撞幢在冬季的山野跋涉，顾头后迷茫地继续在没膝的杂草中前行。停滞，然后随着鼓声起舞，努力勾起的嘴角，塌下去，再弯起。到后来的索性一股脑地豁出去，放大地扭动，是由肉体到精神的释然。
   正片启，她切着一味草药，这是以环境对职业的表达，把注意力交到马路对面的男孩上是其内心的牵挂，对这个女人身份的吐露。而一切的说明全在一个流血的指头，和女人与一双小鹿眼睛的对视。“我流血了”，“是啊是啊”，尹杜俊和金泰。那是母亲的血，擦拭在了儿子的衣服上。
 “该死，你究竟为什么要踢掉人家的反光镜？那可是很贵的！”“见鬼，我干嘛要那么做？”金泰和杜俊。从搞混车型，颜色，车牌号码，再到忘记为什么来到高尔夫球场，究竟是谁一脚踢掉高级轿车的反光镜。只是一个不一样的孩子，注定这位母亲除了放弃和操劳，别无选择。
    一块石头的开始，一场大火的结束。
    从曼哈顿酒吧到无人的小道上。你不喜欢男人吗？愿意和我喝一杯吗？嚷嚷着女人和睡觉。尹杜俊跟随着“一个背着书包，小腿很白”的女生。一切其实是小鹿内心的一种一直被特殊对待的反抗。同样的年龄和性别，为什么自己会被在生理需求方面上被嘲笑，为什么需母亲在任何地方都要看管着自己，喝药，交友……为什么在世人眼里智力上的差别，自己就要惯性地被认作不识字，受照顾。所以不管是何种场合，哪种人，小鹿都在努力地按着母亲教给的的方式，一条路地维护自己尊严。
  “弱智！”“弱智？”警局，出手。
  “弱智。”不动声响，监狱，斗殴。
    当母亲来去监狱看他的时候，看着儿子肿着的眼睛，心疼又气恼的问：
  “为什么你打……”
  “你说过，要是有人辱骂我，我就该踢他们的屁股。”
    这是一双以母亲的话为真理的眼睛，反过来被数落的懊恼。
  “如果他们打你一下。”
  “就双倍奉还。”
    所以面对文雅中的一句“你这弱智”，一块石头酿成命案。这样的孩子做什么都是全力以赴的，会专心致志地去回想一个情节，使尽全身力气向着瞄准的目标进攻……而在这一切的对面，战斗着的是一位母亲。
    在特殊的时候，我们会不自觉地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某个人身上，然后近乎神化：妙手回春的医生，桃李天下的教师，以及被冠以“母亲”这一种称呼的人。但是，他们都是有血有肉，有情感的人类。他们也会有措手不及的时候，误人子弟的时候，以及想要放弃自己，放弃孩子的时候。不管影片中的母亲是不是出于对孩子愧疚，在一次以失败告终的放弃后，一直把所有自己可以做到的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。
    有一个画面特别地饱满。母亲将炖好的大补鸡肉撕成容易一口吃进嘴里的大小，放进儿子的碗里，然后儿子嫌弃地放回去，“我自己吃”。自己从大碗里扯过一个鸡腿开始啃咬。母亲看着儿子满足的样子说：“每次从警局回来胃口都是那么好。”所求不过是平安喜乐，但是在这种孩子身上却成了奢望。不管是小打小闹，赔钱赔罪，还是杀人放火，所有可以为了儿子轻松地生活的事情，母亲都愿意去做。
    影片的完整总是需要在适合的时候戛然而止，出去遛个弯儿再回来。比如一块石头，比如母亲那双抹净了血迹却抹不掉血腥味的手。我以为片头那熟悉的背景音乐响起，影片要在母亲的舞姿中结束了。母亲还是回到了家中切着中草药，这扇门从开着到闭合，从街对面走近的人由警察夫人换成了警察。在一场大火和一条生命的交换后，紧接着是另一条生命自由的丧失。
尹杜俊从大火的灰烬中找到了母亲的针灸盒，面对孩子的质疑，是恐惧，无言以对；是仓皇而逃，是哭泣。母亲不止一次地提起大腿上的遗忘学位，可以帮助忘记可怕的事情，但是最终扎在自己的身上。诚然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真相只有一个，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母亲一个人孤独地知道。最后母亲在大巴车上的舞蹈，其实在我看来并不是针灸起了作用，而是母亲下定了决心去忘记罢了。
    忘记石头和大火，还原那一双犹如艺术品般的小鹿的眼睛。